

2010年岁末，川话版《让子弹飞》呼啸而至，在川、渝、贵等四川方言区掀起观影狂潮，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备受追捧。殊不知，近半个世纪前，为了让群众看到、看懂、看好电影，一批海南电影人，曾经推出“海南话版”电影。1965年，“涂磁录还音”技术的发明，在全国掀起了方言配音热潮。从1966年首部海南话版电影《青松岭》上映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海南先后录制了《地道战》《保密局的枪声》《海外赤子》《甜蜜的事业》《苦菜花》《大河奔流》《泪痕》等多部海南话版电影，甚至还有临高话、儋州话版电影。

让一位刚刚度过80岁生日的老人回忆45年前的往事，我们担心有些勉为其难。但李锡中一说到“海南话版”电影，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，精神十足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孤悬海外的海南，自1950年5月全岛解放后，尽管一部分干部群众的文化知识和普通话水平有些长进，但大多数群众尤其是农村群众普通话接受能力十分有限，怎样让群众能看到、看懂、看好电影？成为当时摆在电影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“海南话版”电影应运而生。

老家广东肇庆的李锡中，是省电影公司退休干部，从1957年调海南岛工作至今，见证了海南电影事业发展的进程。记者采访了多位配音演员，他们一致认为，讲“海南话版”电影这段“古”，老李最熟。

幻灯字幕与映间解说

在后来名震全国的“涂磁录还音”配音技术发明前，电影工作者已经考虑到通过多种办法帮助群众看懂电影等问题。

“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，我们普遍推广了幻灯字幕与映间解说，在城区放映电影时播放幻灯字幕，在农村放映时则普遍采取映间解说。”李锡中说。

播放幻灯字幕，实际就是在银幕旁播放带字幕的幻灯片；而“映间解说”，则由解说员在电影放映之前和放映中间，介绍影片的主题思想、历史背景、主要情节、主要人物等，使农民看了电影以后，更加清楚该弘扬什么、反对什么，使电影真正起到宣传教育作用。

据《人民日报》载，河北省昌黎县果乡电影放映队张子诚曾作过“映间解说”经验介绍，他举例说，“如《夺印》一开始就出现‘一九六〇年春天’字样，我们就介绍：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，远的不说，就说一九六〇年春天江苏省苏北小陈庄的一件事吧！’这样介绍，可供农民了解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。”

在看电影还是十足的稀罕事的年代，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：放映队的解说员，拿着专门编印的电影台本，在放映机旁对着麦克风，选用最生活化的海南话同步解说电影对白，该是多么庄严、多么有趣的事情！

“当时要求我们在农村普及规范放映工作，要做到放映场数、时间、收费三落实，切实让农民看到电影。”李锡中告诉记者，电影队当时到农村放映电影时，有些群众没有钱买票，就拿鸡蛋等物品抵，一场电影算下来，收入也就十元八元钱。

李锡中说，当时还要求做好基层电影放映宣传要做到“三步骤”，即“映前宣传，映间解说，映后搜集反映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肯定和推广这一经验的时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副经理丁达明，是土生土长的海南文昌人。

“涂磁录还音”掀方言配音潮

映间解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群众看懂电影，但现场解说要求极高，一场电影下来，不仅解说员很累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观看。

1965年，“涂磁录还音”技术的发明，

解密 琼话版 电影

文 / 海南日报记者 陈成智



电影《地道战》剧照



1966年，首部海南话版电影《青松岭》在海南上映。



老电影人李锡中描述早期利用涂磁进行电影配音的情形。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摄

在全国掀起了方言配音热潮。福建《闽侯县志》清楚地记录了这一过程。

1965年5月，闽侯县电影站在学习延边“现场口译配音”经验的基础上，采取领导、技术员和放映员三结合的方法，在上海有关电影技术厂家的支持帮助下，经过120多天的反复试验，于5月中旬试验成功16毫米电影“涂磁录还音”（即利用报废拷贝，经过涂磁进行方言配音）。

试制成功后，闽侯全县7个放映队都安装上磁性录还音装置，且安排《党的女儿》《暴风骤雨》《李双双》等6部福州方言配音的故事片和4部方言配音的科教片到多个集镇、乡村放映。

谈到“涂磁录还音”的“福建经验”，李锡中给记者捧出了他的宝贝：中国电影公司出版的纪念画册《中影三十五年（1951-1986）》。画册清晰地记录了1965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，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福州市召开“全国电影涂磁录还音福州现场会议”，11月3日出版的《福建日报》在一版头条做了报道。

在那次会议上，与会代表听取闽侯县电影管理站的经验介绍，并到闽侯县荆溪公社关东、港头大队和农民一道观看福州话电影。福建省文化局电影处和闽侯县电影管理站为兄弟省装配21套录还音装置和53个涂磁电影拷贝。

兴奋的海南电影工作者，也随即投入了制作海南话版电影的工作中。

首部海南话版电影选定《青松岭》

“当时，广东省四大方言粤语、客家话、潮州话、海南话，都积极开展方言配音工作，大家积极性非常高。”李锡中回忆说。

李锡中说，当时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对录制“海南话版”影片工作非常重视，首部影片选择了提倡“为革命赶车”、提高政治觉悟、不忘阶级斗争的《青松岭》，从广东琼剧院抽调了导演周道金，并从海南话剧团及文昌、琼山等地抽调人员和配音演员，广东省电影公司海南分公司也抽调了技术骨干，共同完成配音工作。

一般来说，导演要组织配音演员熟悉电影台本，观看影片，揣摩人物性格，再请专人将电影台本翻译成通俗的海南话，而后练习一段时间，再开始录制。李锡中说，刚开始录制时花了两个多月时间，到后来熟悉了，完成一部影片的海南话版配音录制，只需要一个月左右。

“我们的录音条件相当不错，涂磁录还音效果不错。影片录制完成后，由电影公司及有关方面领导共同审定通过。普通话翻译成海南话，难在有一些词语不能直译，由于南北文化差异，直译海南人不好理解。”李锡中说。

李老还记得，有一次翻译一部影片时，原片中反角说出“他妈的”这仨字，让翻译人员颇费思量：又得照说粗话，还不能骂得太粗俗。想了很多个词，大家都不满意。后来有位配音员提出可以用“么母的”，获得一致通过。

1966年，海南话版《青松岭》开始在海南城乡上映，海南本土观众一致叫好，银幕上的人物突然全部说着家乡话，大家有了前所未有的亲切感。

此后，电影工作者又赶配了《地道战》，也广受欢迎。遗憾的是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狂潮淹没了一切。“文革”十年，中国文艺百花凋零，“海南话版”影片录制工作也全面中止。李锡中和海南文艺界的许多同志，只能在屯昌县的枫木五七干校里，彷徨地等待着文艺的春天重来。

“文革”后“海南话版”电影盛行

1976年10月“四人帮”覆灭，“文革”宣告结束。恢复“海南话版”电影录制工作，迅速提上了议事日程。

“我们组织放映员和配音员，远赴广东揭阳、汕头及珠江电影制片厂，以及广西南宁、桂林、梧州及广西电影制片厂，学习人家如何做好后期配音，回海南后，又在当时的琼山县甲子镇组织了讲习班，培训录制技术和配音技巧，当时除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外，其他市县都成立了配音组，有的市县还设立了录音室。”李锡中说。

配音前的准备工作也更加充分。每部影片配音录制之前，李锡中及有关人员都要组织配音员了解影片主题、历史背景、人物性格，如何处理感情、语气，如何对好口型。

李锡中告诉记者，当时的配音工作轰轰烈烈，既有海南行政区统一组织的配音录制，也有市县自己组织的配音录制；不仅有传统的海南话版本，还有临高话、儋州话版本，甚至还尝试过录制黎族等少数民族语言版。

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，是“海南话版”电影的全盛时期。《保密局的枪声》《海外赤子》《甜蜜的事业》《苦菜花》《大河奔流》《泪痕》……李锡中记不得一共翻译了多少影片，只记得海南电影工作者曾携《保密局的枪声》一片参加过全省（广东）涂磁配音会演，并获得一等奖。

那个年代的电影，对引导人们反思“文革”的创伤，满怀激情投入“四个现代化”建设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在海南这块土地上，“海南话版”影片也倍受欢迎。

然而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海南基础教育的发展，普通话教育的普及，使得人们欣赏普通话版电影再无障碍。1986年左右，“海南话版”电影的配音和录制工作再次停止。

“我今年80岁了，在海南岛生活了54年，回过头来看，有许多电影工作者和我一起，为了让广大群众看到、看懂、看好电影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，不管那些‘海南话版’电影拷贝现在躺在哪里，还能不能放映？我们都无怨无悔！”李锡中说。